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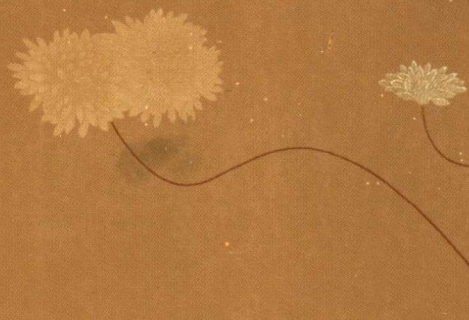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边缘整合

朱光潜和中西美学家们的思想关系

宛小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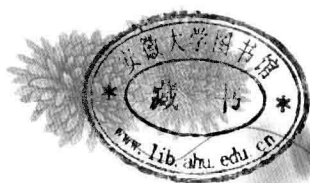
安徽教育出版社



P414
110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边缘整合
——朱光潜和中西
美学家的思想
关系

宛小平◎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BIAN YUAN ZHENG HE
ZHUGUANGQIAN HE ZHONGXI
MEIXUEJIA DE SIXIANG GUANXI

目 录

导论——朱光潜美学的方法与问题·····	1
论朱光潜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边缘整合	
——从朱光潜对陶渊明的评价说开去·····	17
朱光潜与《道德经》·····	29
道家论人与自然关系对朱光潜美学的影响·····	39
柏拉图与朱光潜美学·····	53
亚里士多德与朱光潜美学·····	66
狄德罗与朱光潜美学·····	78
莱辛与朱光潜美学·····	90
康德与朱光潜美学·····	100
歌德与朱光潜美学·····	119
维柯与朱光潜美学·····	133
黑格尔与朱光潜美学·····	145
叔本华和朱光潜早期美学·····	169
从朱光潜重估尼采和皈依马克思主义看他 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	179
从边缘意识看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扬弃·····	197
弗洛伊德和朱光潜美学·····	215
从朱光潜对移情说的“再检讨”看他前后两期美感理论的生展 ·····	227



从比较朱光潜与方东美悲剧观之异同看艺术和道德的关系	238
对朱光潜、宗白华关于康德《美的分析》诠释的比较分析	252
评“新发现朱光潜《给青年二十四封信》的考证”	267

附录:

一、《会饮篇》引论	朱光潜 279
二、朱光潜给长子朱陈的十七封信	287

导论——朱光潜美学的方法与问题

在 20 世纪中国美学界所掀起的每一次波澜几乎都和一个显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朱光潜。因此,要真正“克服”朱光潜美学,而不是把他的理论仅仅看做是已逝去时代的伴随物,惟其如此,展望 21 世纪中国的美学发展才会找到坚实牢靠的基础。“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渐渐为美学界同仁所接受。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因为朱光潜美学蕴含着由古典美学走向现代美学的种种理趣,也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美学是融合中西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此外还有王国维、宗白华、邓以蛰等)模式,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他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美学方法,并提出了众多今天看来仍然有趣且值得探索的问题。

1

美学的对象是什么?作为一门学科它是否能成立?这在西方一直是不断受到质疑的问题。西方传统的看法是把美学视为哲学知识论的一个分支。1750 年德国理性派哲学家鲍姆嘉通首先用 Aesthetica 来称呼美学,认为是人类认识比较朦胧不清晰的阶段(如感觉、想像),而相应的明晰的认识阶段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如判断、推理)。他把这种模糊的认识阶段确定为“是感性认识的科学”,也就是美学。这样,美学始终和哲学的知识论联系在一起。说来也奇怪,这以后大凡写出有影响的美学著作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的首先是哲学家(如康德、谢林、黑格尔、克罗齐等)。他们大多为了建立大哲学体系的需要把触角延伸到了艺术领域,美学仿佛是哲学的“副产品”。



然而,自费希纳提出美学要从“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的变革性观点以来,哲学和美学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紧密了,大有分离之势。而随着对哲学“形而上”的拒斥,最终也摧毁了美学“形而上”的基础,由“艺术哲学(美学)”转向了对“艺术”本体的追问。应该说,朱光潜留学西方,以及他的美学思想形成期恰逢这一转折关头。朱光潜对古典的偏爱使他没有走向极端,他仍然认为美学要有哲学形而上作基础。同时,他也不能不受到当时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的影响。这尤其反映在当时哲学认识论已成为科学心理学分析的战场,朱光潜遍历了当时各种心理学流派,并把美学著作的标题都加上“心理学”的字样,这就是明证。

但是,朱光潜是谨慎的。他强调美感经验的分析高于对美本身追问的重要性,却并没有把美学弄成一个仅仅是对经验模式和过程分析的学科,他知道美学离不开综合。他这样说到他转向美学研究的心路历程:“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欢喜文学,我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被逼到研究想像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的美学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欢喜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了。”^①可见,朱光潜是把美学视为一种边缘学科,它是哲学、心理学、文学(晚年他又加上了历史和社会学)各学科的边缘整合。当然,“边缘”是相对于“中心”说的,说美学是边缘学科,是在于它不像其他学科都有比较固定的研究对象,而“美学的对象恐怕更难界定,一则因为美学和一些其他科学如哲学、个别艺术理论、文艺史、心理学等密切相关,有些问题是美学和这些相关的科学都要牵涉到的;二则对于美学上一些基本问题的

① 朱光潜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89.231~232页

看法势必影响到对于美学对象的想法,而对于美学上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现在还不很一致;三则在方法论上有人可能侧重从直观观点出发,有人可能侧重从实践观点出发,有人可能侧重逻辑的方法,有人可能侧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论上的分歧也势必导致对美学对象看法的分歧。”^①因此,朱光潜在早期美学研究中就选择了一个“中间地带”^②(边缘领域)——美感经验作为分析的重点。换句话说,朱光潜认为美学应该是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边缘结构互动中确立。如同康德把哲学从认识机能上给了知解力(朱译,另有译为知性、悟性),在对象应用范围上相应的是“自然”。这样,哲学知识论是“知解力给自然立法”。同理,在伦理学上给了理性,在对象范围应用上相应的是“自由”。美学则在认识机能上是“判断力”,其对象是“艺术”。“艺术”成了沟通“自然”与“自由”的“中介”和“桥梁”。因而,美学不可能是纯客观或是纯主观的,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客观的统一。朱光潜正是接受了康德的这一对美学架构的基本认识。所以,他讨厌把哲学方法引入到美学领域,在《悲剧心理学》里他多次嘲笑哲学家讨论具体艺术理论往往“很不在行”。即便是在他对美感经验分析所依托的克罗齐“直觉”这一“形而上”概念阐述时,他也区分了美感的直觉和哲学上的直觉不是一回事,克罗齐似未见出这个分别。不难看出,朱光潜一直在寻求与美学这门学科相称的研究方法,经过长期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称之为“批判和综合的”的美学方法(即边缘整合方法)。显然,“批判”一词是从康德那里来的,是审查和检验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还要加上“综合”一词呢?我们认为,这就是朱光潜对美学这门学科理解的深刻之处。在朱光潜看来,美学属于人

① 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76页

② 康德称美学的研究范围为“中间地带”。



文学科,^①不可能完全采取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的特点就在其综合性。美学更是如此,它主要是在哲学(理论理性)和伦理学(实践理性)的相互结构中显现出来,这也是康德为什么称美学是“调节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缘故。从另一方面讲,因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个实体而只能是一个虚体。然而,诚如一般人们所知道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对象总是实体性的。知识论的知解力是给自然立法,其对象是“纯粹感性”世界;道德则和“纯粹理性”世界打交道,其对象是自由意志。它们都是“实体化”的,惟独美学是“皮之毛”,是依附于其他学科的“实体”之边缘的,这种边缘不只是界限,它是游离于各门学科之间而起调和作用的。当哲学的必然和伦理的自由被打成两橛时,主观和客观世界也就被分离了,此时,美学的任务就是使这“客观”主观化;使“主观”客观化,是康德所谓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朱光潜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这就好比哲学和伦理学是“中心意识”或“第一意识”(primary consciousness);而美学则好比“边缘意识”或“第二意识”(secondary consciousness)。通常我们只是注意这“中心意识”,对这“边缘意识”并不在意。仿佛科学是要通过证明来的,也就要有通过清醒的意识作用的过程。美学就这一点来检验似乎显得很困难。所以,康德讲:“没有关于美的科学,只有关于美的评判;也没有美的科学,只有美的艺术。”^②但是,反过来说,“边缘意识”虽不是“中心意识”,毕竟它又和“中心意识”相关联。朱光潜说:“边缘意识是普林斯(变态心理学派英美派中的代表人物——引者注)所特别注意的,而且是很费解的现象。说它是‘意识’么,它是自我临时所没有

① 朱光潜在1942年9月《中央周刊》第5卷4期写的“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一文里,将美学和社会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说得很清楚干脆:“我所学的偏重人文方面,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外行。”(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17页)

②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50页

察觉到的；说它不是‘意识’么，而它又可用催眠术召回到记忆中来……这可证明边缘意识当时虽不为自我所察觉，而却仍不失其为意识。”^①确实，边缘意识也不是和中心意识决然分开的，这就好比美学看似“虚体”，但它也终究要“实体化”。换言之，作为立在“知”与“意”中间的“情（感）”，既非单纯客观，又非单纯主观，它只能是主客观的统一。朱光潜一生的美学思想都贯串在这主客统一的命题上面，由于他的努力，才使中国美学研究没有偏离主航道。他早年喜欢讲审美经验的“物我两忘”（主客统一），晚年则在实践的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主客体统一）。他早年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文艺上客观和主观的分别是很勉强的。^②

由上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学不同于哲学，但它又需要在哲学和伦理乃至其他学科的相互结构的关联中找到位置，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实体，而是虚体，这也是朱光潜为什么赞同自康德以来一直把艺术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因为艺术的作品和特征就在于“化解”了主客观之间的对立。

既然，美学的学科性质是边缘性，那么其方法也必然是边缘整合性的。朱光潜把它叫做“批判的综合”方法。这样一来，摄入朱光潜美学视野里的就不仅仅是哲学家，当然还包括心理学家、文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等。朱光潜精心编织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网络，在网络的交节点上有布洛、立普斯、谷鲁斯、弗洛伊德、歌德、康德、克罗齐、维柯、马克思等人的名字。同时，我们还会发现，朱光潜的美学是以美感经验分析为核心的，而美感分析的每个具体问题的展开都是以历史为背景的。这就好似经线和纬线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个网络有多维：从美学是认识论来看，它构成了和哲学的结构关系，朱光潜撷取了克罗齐的直觉概念，这是美感

① 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174页

② 同上书，240页



形式因素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美学又和心理学相连，朱光潜又采用了布洛的审美距离说以补克罗齐直觉过于形式化的纰漏。这实际上已打破了美感经验只是“形象的直觉”的框架，使之融入了抽象名理、联想、道德学观念。由这个心理层面再往深处挖掘，便是朱光潜讲的“审美能力”问题，像立普斯的移情说和谷鲁斯的内摹仿说，以及弗洛伊德的艺术是欲望压抑的升华说。这些“审美能力”的相关学说构成了侧重深度内容的一面。但是，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是朱光潜美学的一大特征。问题在于“统一”在什么上面。朱光潜受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做学问先须做人道理的影响，他企图把美感的态度和“人生艺术化”的人生观结合在一起。这样，也就给西方美感带有明显直观的弊端注入了某种生命超越的基因。在中国文化中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是陶渊明，而在西方文化中在学理层面达到这种识度的当推尼采的酒神和日神统一的“超越”说。此外，朱光潜美学始终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早年他强调人是一个有机体的观点，认为“任何一种事情都错综复杂地和无数件别的事情相关联，整体总决定着局部，既没有彼此孤立的原因，也没有彼此孤立的结果。如果说物质世界的情形如此，精神世界的情形就更是如此了。孤立的原因和孤立的结果都是形式逻辑和原子论心理学虚构出来的幻影，在实际的精神生活中绝不存在。”^①所以，他强调研究问题要从问题的开始起。到了晚年他反复强调和推崇维柯、歌德、赫德尔、黑格尔、马克思这一“历史学派”的观点也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

不言而喻，朱光潜通过描述美学的边缘学科（不是科学）的特性，又相应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综合”的边缘整合的方法，委实构筑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途径的美学网络（体系）。但是这个网络系统看上去并不杂乱无章，这主要因为这个系统是由一系列的“问

^① 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 219~220页

题”贯串起来的有机体。这些问题从客观对象上看,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从主观心理活动看,就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康德设法解决而最终没能解决的问题。康德的知、情、意划分给美学在“心意机能”上限定在“愉快或不快的情感”上面,但这种划分实在有些机械。难道除了“情感”之外就没有理性功能在美感中起作用吗?康德恐怕自己也不这么看。所以,朱光潜通过重新批判考察康德美学,突出了美的理性基础和普遍有效性,把依存美看做理想等这些原不为康德研究者所注意的观点。这样,也就同时拓展了美感理论的历史维度。从而最终和黑格尔、马克思的实践美学挂上了钩。美学研究也改变了过去单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研究的局限性,展开了和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多重边缘关系的整合。于是,过去在朱光潜著名的“美在关系”的理论中就包含着某种向历史本体的“形而上”转变的迹象。这从他晚年重新校译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一文里可以见出。他特别提出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观点出发,旧译“主观”和“客观”应改译成“主体”和“客体”,借此表明在实践基础上的“美是主客体统一”和受康德影响而单纯从心理层面讲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本质区别。毫无疑问,朱光潜所作的这个重要区分,实质上是把美学的背景扩大到整个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辩证统一的宽阔领域,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彻底的自然主义”=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讲,这一命题也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人学”,而这个“人学”当然包括美学。

为了将朱光潜美学的方法和问题讨论得更精确和深入些,我们不妨从别人对朱光潜美学的诘难和我们对其反驳式的叙述和分析中来揭示主题。

反对者说:朱光潜美学“像用许多破烂的碎布勉强联缀成的破



布片”^①。较温和的反对者意见是：朱光潜美学的“论证的方法不好。依靠引证，而可以引证的资料是很多的，这就难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②。

在我们看来，上述意见表面上反差很大，但其错误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没有理解朱光潜美学是一个边缘美学系统。难道事情本身不就是这样吗？诚然，朱光潜美学是一个百衲衣式的论证系统，几乎西方美学史有影响的大家都在他的体系里留有各自一块位置，而他对每个美学家的思想缺陷也从不加以掩饰，我们能说是“勉强联缀成的破布片”吗？当然不能这样，因为这种“联缀”不是“混合”，而是“化合”。朱光潜对待中西方思想家的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是遵循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场的。他不相信人类文明史离开了思想家的思想可以传播。同样，他也不相信历史上任何一个美学家都说完了美学领域里的“最后一句话”。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接受了克罗齐的哲学=历史的观点，认为美学本质上也是美学史。朱光潜把自己置于边缘上，一视同仁地看待西方美学史上的思想大家的贡献，他没有像黑格尔把逻辑（哲学）和历史的一致看做是一个由低向高的发展系列，把愈往后的思想家观念（如黑格尔把自己的“绝对观念”视为比以前任何哲学思想观念都要高）看做愈加高明；事实上各个思想家的积极成果在价值上是等立于朱光潜美学体系中的。由此，我们看到朱光潜的美学原理（美感经验的分析）就是一部“美学史”，它边缘整合了各种美学家的思想于其中，构成了一个严整的美感内在结构的系统。

① 美学问题讨论集（一），北京：作家出版社，134页 转引自劳承万，朱光潜美学论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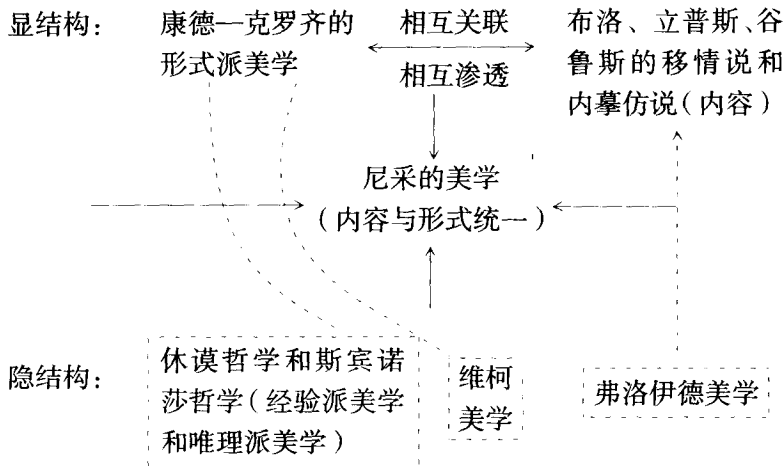
② 朱光潜纪念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23页

学科形态:

哲 学

心理学

心理—生理学



当然,这是一种有机的“整合”,而非“凑合”。它是以克罗齐的直觉说和布洛、立普斯和谷鲁斯的移情——内摹仿说构成美感内在结构的“显结构”,把形式主义和道德主义统摄在一个逻辑框架而构成的整体。^①同时,朱光潜受他在留学西方前就确立的“超脱”的艺术人生化观点的影响,当他接触到西方文化中的尼采,他仿佛见到了固有的人生观在西方文化中的“道具”——即尼采化现实苦难为审美的快乐的“超越”观点。因而,乍看上去朱光潜没有在《文艺心理学》里以显著章节谈到尼采,其实尼采的地位在他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这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尼采学说在朱光潜美感内在结构中处于“显”与“隐”、形式与内容的“交结点”上。从朱光潜美学的根是落在中国传统魏晋人的“超脱”人生观上讲,尼采

① 参见拙文《从边缘意识看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扬弃》。



和陶渊明是他心目中的偶像。^①

另一方面,朱光潜美学系统里还有所谓的“隐结构”。像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美学,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朱光潜严厉批评的对象,但仔细分析这些批评意见,会发现仍然有许多因素被朱光潜看做合理成分汲取在他的美学思想里。^②再如像维柯这样的“美学之父”(克罗齐称),在朱光潜早期美学著作里很少提及他,可以说是被形式派美学的叙说“遮蔽”了。然而到了朱光潜的晚期美学里,维柯和歌德、马克思一道被冠以“历史学派”的名字不断地被提及。似乎已经从“隐结构”转换成了“显结构”。从此可知朱光潜的美感内在结构是变动的,有张力的。往往随时代的变迁,天下有道与无道,朱光潜常常有所侧重地强调某一部分,淡化另一部分。这种“隐结构”和“显结构”的互动关系尤其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整合上。

10

应该说,朱光潜对传统儒道释思想养料的吸取是和他的人生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人的一生有“顺意”时,也有“失意”时,这种情绪必然要反映到对人生的根本观点上来。朱光潜很早就把自己的人生观概括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种“超脱”并非“避俗”,而是在天下有道时,要用尽人力去征服现实,而在天下无道时,也无需沉沦,不妨“养精蓄锐,为征服环境而预备”。因此,有道则持儒家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入世”态度;无道,则退而求道家的“隐”(但不是避俗),为的是积蓄力量为将来的征服现实做准备。一言以蔽之,朱光潜时而儒家精神超过道家精神(有道)、时而道家精神占据主导位置(无道),这是根据他的个人在社会历史的责任和处境来决定的。朱光潜既非儒家,也非道家或释

① 参见拙文《论朱光潜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边缘整合》和《重估尼采和皈依马克思》两文。

② 参见《弗洛伊德和朱光潜美学》一文。

家,但我们也无妨把他看做既是儒家,又是道家或释家。对于各家,他都是以“不落一边”的边缘整合态度处之。

另一些反对者说:“当代学术视野中的意象是主客二分之前的人与世界的交融,朱光潜所说的意象是主客二分之一之后的人与世界的交融。”^①

的确,这是近年来将西方现象学同我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结合的一种较具代表性意见。也反映了中国美学界寻求“形而上”的一种努力。根据这种观点,朱光潜的“美是主客统一说”是一种静观的直觉,因而还未摆脱认识论的囹圄;而现象学美学作用下的美是一种“感觉”,它意味着本体论的存在状态。据说这两者的区别还可以通过“不证自明”这一点见出来。这就是说,朱光潜的“美是主客统一”(这个统一有时称为“意象”)是缺乏本体论的自身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证明;而“当代学术视野中的意象”则是“本然的样态”,是在“反思”之前就已存在着的了。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只要表明两点:一是朱光潜晚年公开提出质疑,认为美学不应该是哲学认识论的附庸,说朱光潜美学仍属传统认识范围有欠妥之处。至于说朱光潜美学仍然主张主客两分,而“当代学术视野中的意象”则主张主客不分的最原始的“本然的样态”。这确实在学理上是有不同的,但我不知道美学如果离开了主客体的分离之后的再统合,学术意义上的“抽象”还有什么意义?况且,反对者自己在说“底线美学”以及“审美还原”时不是已经有过“主客分离”的“抽象”了吗?其实,在我们看来,主客分离是在美将人与自然统一之前首先必须在逻辑上加以界定的,这也就是“形而上学”方法(分门别类)的作用所在。有了这个“初等代数”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才能有朱光潜阐述的“高等代数”的“边缘整合”方法(强调“统一”,而不是“嵌合”)。二是这种观点寻求在“反

① 彭锋. 美学的意蕴.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3 页



思”之前的美的“本然境界”，这实际上是将美学这门学科的位置错置了。在我们看来，美学虽不能完全摆脱哲学的“形而上”为基础，但美学的本体只能从哲学和伦理，乃至其他学科的结构互动关系中才能呈现出来，它自身是无“实体”（本体）的，它只是一个“虚体”。因此，说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缺乏“自明”性，这实在是哲学方法囿入美学而导致的一种误读。不错，朱光潜没有给主客统一的前提预设一个“自明”的“统一体”。因为那是哲学所要讨论的，它不是美学问题。朱光潜认为，美学大概只能处在“朝上看”（形而上）和“朝下看”（形而下）之间。他这样解释道：“第一，美学朝上看，必以哲学为基础，必须从一般出发，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出发。但是美学不能终止于哲学上的一般原则，它的特殊任务是对它的特殊对象找出种差，找出艺术掌握现实的方式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掌握现实的方式，不能以哲学代替美学。第二，美学朝下看，必须找到各种形式的艺术掌握的一般规律，替个别艺术理论做基础。但是找个别艺术的种差却是个别艺术理论的任务，美学不必越俎代庖。”^①

更有一些反对者认为：“朱光潜是以心理学为根源的审美表象论，是以美学话语来复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哲学界定，即将美的本体论等同于人的本体论了。最终使人的问题遮蔽了美学研究中的美的问题。”^②

这是和前述反对朱光潜美学的另一类声音，它也认为朱光潜美学并没有解决美学和哲学的界定问题，更有甚者，他认为朱光潜美学混淆了这两门学科的界线。为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为朱光潜美学辩护，并对此种误识提出反驳。

其一，朱光潜美学不是像某些同志误以为仅仅是从心理学角

① 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83页

② 刘士林，先验批判，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26～127页

度来研究美和美感理论的。固然,朱光潜早期曾受西方实验美学主张的“自下而上”思想变革的影响,也确实在他的大部分著作的标题上冠有“心理学”的字样,但是,他在具体的叙述和分析中,是把心理学和美学分开来看的,这从他给高觉敷信里称要“取文学而舍心理学”可以作证。而且,心理学在当时是被视为“科学”的门类,这主要是科学不断侵入传统“形而上”(哲学)的结果。与此相应,美学里和心理科学最密切的部分当然是“实验美学”。对于这一流派,朱光潜并不把它看得有多高,他只是在《文艺心理学》的“附录”中加以介绍。而在正文的美感经验分析中,朱光潜明确标明了三种对“古松”的态度:科学的、实用的、审美的。十分明显,朱光潜并不看重和“科学”相联系的“实验心理美学”,他真正把“心理学”和美学融入在一起的是人文倾向比较明显的理论——如“距离说”、“移情说”等。因此,把朱光潜美学降格到“心理学”层面是在学理上站不住脚的。

其二,说朱光潜用“人的问题”代替了“美的问题”就更难成立。为什么?因为美的问题不可能离开“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人的问题”也绝非哲学一门学科就能说尽的。如果从朱光潜把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一点来看,反对者的确没有看错。然而,这种联系难道不是真理吗?朱光潜说:“作为一种动物,人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人,“哲学和心理学一向把这整个运动(指人的活动——引者注)分为知(认识)情(情感)和意(意志)这三种活动,大体上是正确的。”况且,我们说美也难以离开“感性”与“理性”。很难想像那种把美的问题从人(性)的问题中分离出来而又不用这些指称人性的词汇来描述,那将是什么呢?恐怕无人知晓。也许,康德假设有一个“共同感觉力”作为共同美感的人性基础,而接着晚年又提出“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这会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朱光潜正是顺着这条道路走的。所以,他晚年反复强调人是一个整体,要对人这个整体说话,不能“单挑其中一块来”说话。